

深度解讀課文的學術發微 ——《統編語文課文發微（五年級）》序

孫紹振¹

在我看來，《統編語文課文發微（五年級）》源於語文教學而旨在深度解讀課文，提升教學品質。數十年來，作者或浸淫小學語文教壇，或深耕中文書面表達職場，他們對語文課文有著獨特的親近與敏感。兩人連袂對話五年級語文統編教材文本，恰如庖丁解牛，其廣度、深度與准度不難想像，呈現創新性、複合性與建設性的顯著特點。

創新性，課文發微提出新鮮觀點。本書的首要特點，就是不落一般教輔圖書面面俱到、泛泛而談、材料拼湊的窠臼，在多個方面提出不少十分硬實的原創主張，從而呈現教研著作的厚重。比如：針對學界很多人質疑上冊第4課《珍珠鳥》的格調問題，它緊扣珍珠鳥人工飼養觀賞鳥的特點，認為馮驥才作為普通人，養鳥怡情未嘗不可；作為畫家，養鳥寫生理所當然；正像大人出於牽掛與呵護本能，不會放心孩童走太遠、離太久一樣，大鳥對小鳥“生氣地叫一聲”，發出“再三的呼喚”，稱不上“怨恨人類”，進而得出“《珍珠鳥》現有的敘事與抒情無所謂格調不高”的結論。針對下冊第15課《自相矛盾》的寓意概括——“人們說話辦事要說實話，辦實事，不要違背了事物的客觀規律”，它提出恰當的寓意在於：“我們說話、下結論要能夠自洽，即自圓其說，保證邏輯上的一致性，不能相互抵牾，更不能

¹孫紹振，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原副會長，福建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寫作協會會長。

彼此否定。”針對說明的方法與說明文分類，它聯繫上冊第16課《太陽》，認為要麼把“作假設”作為一種獨立的說明方法，要麼依據其有無可能性來考量，將其分別歸入“舉例子”與“打比方”，不能簡單將“作假設”歸於“舉例子”；聯繫第17課《松鼠》，它一反人們將其置於“常識性說明文”與“文藝性說明文”兩分法之中並將其視為“文藝性說明文”的觀點，提出更為工穩的“一般說明文”與“文學性說明文”或“本色說明文”與“麗質說明文”的兩分法，認為《松鼠》是文學性說明文（麗質說明文），“是富含文采、風格輕鬆活潑的說明文，具有應用文與文學作品的雙重性”。針對文本抒寫的對象，它聯繫上冊第21課《古詩詞三首》中的《長相思》，認為其主要“抒寫他人”，作者納蘭性德“是為身邊來自中原等廣大區域的漢人而作，體現了對僕從與中下層將士的體恤與尊重”，因為“他是高官，幾乎與康熙帝一樣，偶爾出塞也是前呼後擁，備受照護，應沒有出塞的淒苦。更何況，對於滿清的貴族們來說，山海關外恰恰是他們的故園”。針對字句的訓讀，它聯繫下冊第8課《紅樓春趣》“丫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著拿出來……”句，對其中頗為費解的“巴不得一聲兒”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巴不得一聲兒’，並非順讀順義的‘等不及’，而就是‘巴不得’，意為熱切盼望。‘巴不得一聲兒’，應該是口語‘巴不得’的方言訛音拼寫。在西南官話裡，‘巴不得’的發音，先是在‘得’上近似發音/die/（陽平），‘得’後就多了‘一’，後又在‘巴不得’的尾部加語助詞‘桑/san/’，而多出了‘聲（兒）’。這樣，西南官話口語‘巴不得’就成了硬翻京腔‘巴不得一聲兒’”。本書甚至在最後還提出這樣的疑問，“《紅樓夢》裡的這種南腔北調說明什麼呢？說明作者謹防文字獄‘誤了卿卿性命’而人為‘滿紙荒唐言’，刻意隱藏自己？”。聯繫第21課《楊氏之子》“孔君平詣其父”被今譯成“孔君平拜訪他的父親”，本書進行新的詮釋，認為“詣”

非“謁”，全句當譯為“孔君平到他父親這裡”。事實上，全書對文本字句等的全新解讀還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是，這些嘗試基於縝密分析，極富見地，而非出於標新立異，自說自話。

複合性，課文發微展示互文魅力。兩位作者珠聯璧合，充分發揮追根溯源與輕鬆駕馭目標語言的特長，對話文本實現由外文到中文、從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的順暢轉換，著作盡展互文魅力。一則，他們根據對翻譯作品特點與規律的認識，借助外語敏感，穿越文化差異，檢視外國文學作品。對於上冊第22課《四季之美》，他們深入研究其作者清少納言及其母本《枕草子》的風格特點，認為其“旨趣在女官的聊賴之美”，“大眾的美是勞動美、生活美，是大美，‘貴族’的美是消遣美、幻想美，是小美。清少納言的美是小美”，進而梳理出“清少納言與大眾‘四時之美’的異趣”列表，給讀者一個欣賞日本女官文學“四季之美”的獨特視角。關於下冊第18課《威尼斯的小艇》，他們從作者的自傳入手，提出“移情共情”、馬克·吐溫所乘絕非威尼斯小艇“貢多拉”的觀點，讓讀者切實感受文學作品背後的歷史文化含義。對於第19課《牧場之國》，他們依據對荷蘭國情、恰佩克作品的瞭解，提出作者“聚焦‘牧場之國’，反復吟詠‘這就是真正的荷蘭’，是抒發、升華對牧場相關動物神態、狀態所體現的靜謐、自由、自治、和平、安詳等特質的熾熱情感與價值認同，並非要否定‘水之國，花之國’的側面”，從而引導讀者免於陷入對荷蘭的片面認識。二則，將中英文翻譯的本領技巧運用於古文作品解讀尤其是古詩詞的今譯之中，進行以詩譯詩，即以現代詩翻譯古詩，更好表達詩的意蘊、反襯古詩的凝煉，在啟迪讀者認識現代詩，引導學生試作現代詩上可望收穫奇異效果。本書對課本“古詩詞”全部12首悉數以今詩譯出，其中不乏精美之作。例如，上冊第21課中《楓橋夜泊》的今譯：“月西墜，烏淒鳴 / 霜氣襲人，瀰漫滿夜天 / 江上楓橋，漁

船燈火 / 清冷無聲相擁眠 / 望姑蘇，處郊野 / 山冷寺寒，心愁空寂寥 / 悠遠鐘聲，午夜客緒 / 羈旅舟中不能寐”，其中將“寒山寺”譯為“山冷寺寒”，可謂絕妙；下冊第1課中《四時田園雜興（其三十一）》的今譯：“村莊裡的大人們 / 勤勞興家—— / 白日地裡除草 / 夜晚閉門搓繩用麻 / 孩童們 / 哪甘落下一—— / 不能耕田織布 / 也到桑田爭相種瓜”，其中將“學”譯為“爭相”，當是深得詩中“學”之精髓，妙不可言，讓孩童模仿大人、躍躍欲試的頑皮躍然紙上。“也到桑田爭相種瓜”，實際反映了對“也傍桑陰學種瓜”的理解獨具慧眼與觀點創新。他們認為：“‘傍桑陰’，直譯是‘靠近桑樹陰涼’，實際意指‘到桑樹底下’‘到桑田裡’”，“桑樹底下（桑樹田裡）種瓜，是農業套作的基本做法，上部植桑以養蠶，地面套作種香瓜、梢瓜之類。‘也’表並列關係，與‘村莊兒女’並列，具體表示村莊兒女‘傍桑陰種瓜’，童孫是‘也傍桑陰學種瓜’”。

建設性，課文發微貢獻別樣方案。統編教材所選課文，多是名家名篇，每一篇也都經過了編者反復的精心打磨，因而無疑是成熟穩定的。但成熟並不代表完美無缺，穩定也不意味固定不變。事實上，自2019年統編本全面使用以來，至今一直處於不斷的完善之中，每印刷一次文本都有細微調整。本書就文本詞語、標點的使用，甚至極少數段落的表述，提出一些自身的想法，其中雖有見仁見智的成分，但卻有些建設性，值得重視。1980年，《課程·教材·教法》創刊，葉聖陶先生專文一篇，認為“語文課本幾乎全是範例”。我想，兩位作者著此書，目的之一無非是促進“幾乎”更加接近“完全”吧。僅就較為硬核的舉幾例。上冊第2課《落花生》，針對課文所言“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親的話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本書認為：“在豐收的喜悅、舌尖的享受、闔家的親密與人生的哲思之中，一家人興致很高，‘深夜才散’，不僅談得融洽，而且‘花生

做的食品都吃完了’。對於作者來說，父親的話也是啟迪心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所有這些，都是其樂融融、心心相印、真情流淌，何以能出現‘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親的話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中之‘卻’呢？例文中的‘卻’應改為“也”。也，副詞，強調兩件事並列。對許地山而言，母親的花生食品美味可口，父親的‘花生’教導直抵心扉。”第11課《牛郎織女（二）》，針對課文所言“牛郎跟著男孩趕回家……”，本書認為：“牛郎聽到兒子報信，得知深愛的妻子被老太婆擄走，他心急如焚容不得自己‘跟著’兒子慢吞吞回家。而且，跟在兒子後面回家也稱不上‘趕’。這才是常理常情”。下冊第2課《祖父的園子》，針對文本所言“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因為我太小，拿不動鋤頭，祖父就把鋤頭杆拔下來，讓我單拿著那個鋤頭的‘頭’來鏟”，本書認為其脫離生產勞動實際，鋤頭祇能鋤地，不能鏟地，鏟與鋤方向相反，不能出現“鏟地”與“鋤頭”的混搭。第17課《跳水》，針對課文所言“孩子心驚膽戰，站在橫木上搖搖晃晃的，沒聽明白他爸爸的話”，本書認為“他”就是死譯的痕跡，且易引起歧義，應當刪除。特別能體現本書作者功力的是，針對上冊第20課《“精彩極了”和“糟糕透了”》的第15自然段——“幾年後，當我再拿起那首詩，不得不承認父親是對的，那的確是一首相當糟糕的詩。不過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鼓勵我，因此我還一直在寫作。有一次，我鼓起勇氣給父親看了一篇我新寫的短篇小說。‘寫得不怎麼樣，但也不是毫無希望。’根據父親的批語，我學著進行修改，那時我還未滿十二歲”，他們發現了條理的混亂與語義的含混——“‘不過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鼓勵我，因此我還一直在寫作’是發生在‘幾年間’，還是‘幾年後’呢”？進而點石成金，提出修改建議：“不過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鼓勵我，因此我還一直在寫作。幾年後，當我再拿起那首詩，不得不承認父親是對的，那的確是一首相當糟糕的詩……”

客觀來說，《統編語文課文發微（五年級）》應用性強而學術性不彰，對課文建設的理論思考與系統建構明顯不足。但這或許足以契合“發微”關注細微、言簡意賅的特徵。發微所迸發的智慧火花，體現出作者對文本的靈動駕馭，仰望與俯瞰並重。這等境界所倚重的，是作者豐厚的學養與強烈的自主意識，而自主意識對於所有的教師而言，更是彌足珍貴的。

是為序。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日

附：《統編語文課文發微（五年級）》介紹

劉桃¹

2022年12月，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劉永平、朱月潭合著的《統編語文課文發微（五年級）》一書。兩位作者，均系鹽城師範學院兼職教授，一位在小學語文講臺深耕三十餘載，始終秉持教研相長的理念，久久為功，成長為正高級教師；一位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無建樹，並長期浸淫中文書面表達，旁及英文翻譯，早已成為中國譯協會員。本書可謂學科交叉研究結出的碩果。

本書順應新課標時代要求，將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將學術性與實用性有機融合，彰顯發散思維價值取向。它將五年級語文教材課文逐一梳理解讀，有的放矢，不求泛泛而談，但求值得述說的述說，具有促進教學落地增效的特質。除了全部12首古詩詞，46篇課文的“發微”，沒有定式，而以條目式進行闡述。譬如，上冊第3課《桂花雨》、第6課《將相和》、第15課《小島》和第22課《四季之美》，分別下分三、三、三、二個條目，即“鄉花馨美”“鄉風醇美”“鄉思蘊美”、“速讀有法”“主角拜官”“評‘澠池會’”、“‘竟’顯精神”“詩意抒寫”“句號用法”和“‘清少納言’析”“課文旨趣”；下冊第2課《祖父的園子》、第12課《清貧》、第15課《自相矛盾》和第23課《童年的發現》，分別下分五、三、三、五個條目，即“‘太陽’與‘天空’”“蝴蝶種類”“‘鏟地’析”“分號用法”“推敲結構”、“體味詞句”“疏解詞語”“升華主旨”、“厘清出處”“‘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正解”“辨析寓意”和“咀嚼標題”“感受趣味”“疏解語句”“末段他解”“‘運

¹ 劉桃，江蘇省鹽城小學教師，正高級職稱。

轉’ ‘彈動’ 析義”。對古詩詞的“發微”，既有定式，也無定式。有定式，都有“詩文今譯”“品味賞析”，“詩文今譯”又包括“解釋性譯文”與“譯詩——以今詩譯古詩”；無定式，《示兒》有“代入情感”條目，《己亥雜詩》有“檢視詩題”條目，《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有“疑問商榷”條目，等。總之，本書不拾人牙慧，落入俗套，而致力提高讀者對教材的把控駕馭能力，增強其學科核心素養；啟動讀者自主學習研究的密碼，增強其創新內生動能，目標讀者覆蓋課任教師與廣大語文愛好者。

本書有孫紹振先生與首批國家級教學名師、“本色語文·共生教學”首倡者黃厚江先生分別作序，表明其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和語文教育界對其的高度認同。全書近 20 萬字，單冊精裝。作者為實現小學語文高年段迴圈，《統編語文課文發微（六年級）》不久也將與讀者見面。